

JINGGANG
LUOMANQU

井冈

李春祥 饶道良 著

罗曼曲

如火的激情，似水的柔情；
血沃大地，泪洒山川。
这是一部井冈山斗争史实
中孕育出的革命者爱情的
故事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李春祥 饶道良 著

井冈 罗曼曲

JINGGANG
LUOMANQ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井冈罗曼曲

（附1917年目录）

李春祥 著
饶道良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曲曼罗冈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冈罗曼曲/李春祥、饶道良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8

ISBN 7-5033-0776-5

I. 井… II. ①李…②饶…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10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10.00元(膜)

目 录

摇篮浪漫曲	
——毛泽东与贺子珍·····	(1)
元帅心中的井冈山	
——朱德与伍若兰·····	(28)
香消古井贞情留	
——陈毅与肖菊英·····	(68)
漫漫井冈山 悠悠红土情	
——陈正人与彭儒·····	(88)
南国芙蓉罗霄情	
——蔡协民与曾志·····	(113)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觅芳草	
——毛泽覃与贺怡·····	(144)
红军医院里的婚事	
——杨至成与伍道清·····	(163)
关山崎岖 鸿雁情深	
——陈毅安与李志强·····	(187)
剪不断的情丝	
——王展程与段子英·····	(221)
身陷猛虎口 情系山大王	
——王佐与罗夏英·····	(273)

摇篮浪漫曲

——毛泽东与贺子珍

初 识 巾 帼

1927年，深秋。宁冈茅坪。

几次霜打过后，山上出现了点点的红叶，田里的稻子是早收过了，只剩下东一堆西一堆晒得发黄的干稻草。太阳带给人一种暖暖的气息，但是，劳作了一年的山里佬享受不到那种蹲在南墙根下晒太阳的惬意，他们仍然得早出晚归，或伐薪烧炭，或修圳补路，或开荒造林。

然而，今年的茅坪村，在这个季节却似乎有点与往年不同，街头巷尾的泥巴墙上出现了零星的红红绿绿的如同城里的广告一般的東西，而人们的脸上现出比往年快活得多、兴奋得多的神色。

这天，茅坪村通往古城的路上，来了一行五个人，看不出是什么身分，有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马褂的，但，都没有带枪。引人注目的是，每个人的脖颈上都系着一条一寸多宽的红领带。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长长的分头，神色有点疲倦，然而两只眸子却炯炯有神，英气逼人。

他们进了村，径直朝仓边山上走去。

刚到半山腰，从山上迎出来几个人，他们快步朝山下这群人走来。

为首的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老远就扬着手喊道：

“毛委员，好早哇！”

“袁总指挥，你早！”

上山的，是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代表，从山上迎下来的，是袁文才、李筱甫等人。

走近前来，毛泽东和山上的同志一一握手寒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队伍的最末，竟然有一位姑娘，眉清目秀，剪着齐耳的短发。最显眼的，是那白嫩白嫩的皮肤，仿佛一掐就出水的小葱。他想不到山沟沟里竟会有这么灵秀的妹子。

看见毛泽东忽然不言语，眼睛里疑云重重的样子，袁文才忙介绍说：“毛委员，这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自我解嘲地哈哈一笑：“哦，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妹仔，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听见这话，贺子珍有点不服气，忍不住冲口说道：

“呸，怎么？女人就只能给人当女儿当家属吗？就不兴革命啊？”

毛泽东一愣，转而略带歉意地笑道：“对不起，贺子珍同志，你看我这脑瓜子里封建残余还不少呢。非常高兴认识你，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说罢，毛泽东伸出手去。仿佛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弱者，贺子珍也伸出纤巧的小手，使劲握了握毛泽东的大手，顿时，毛

泽东感到一股倔强的力量自那边传了过来。从武昌的煦煦而
晴转毛泽东一上山来，立即自然而然的成了大家的中心，仿
佛他身上有一股天生的凝聚力。袁文才、李筱甫、贺
子珍等都瞪大眼睛，听着毛泽东讲话。毛泽东点了一
口热气腾腾的井冈绿茶，环视了大家一眼，
说道：“我从王新亚那儿了解到了一些你们这里的情况……”

听到“王新亚”三个字，贺子珍和李筱甫、袁文才相互
对视了一眼。王新亚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永新暴
动时，曾与袁文才和井冈山上的王佐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会攻
永新，救出了大革命失败时被国民党右派关押的贺敏学等共
产党人。

“毛委员怎么会认识他呢？”贺子珍在心里估摸着。
“王新亚带着他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矿工组成了大
军团，参加了秋收暴动。他给我谈过井冈山的地理、经济状
况，还谈到有你们的农民武装……”

袁文才和贺子珍相视一笑。

“……我觉得，井冈山山区是个干革命的好地方。第一，这
里离反动势力集中的大城市如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方都很
远，他们对这里可以说是鞭长莫及；第二，井冈山是湖南江
西的边界，这个地方的影响可以波及湘赣两个省乃至福建、广
东等省；第三，井冈山四周各县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王新亚
同志曾和我详细说过这一点，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党组
织和各种群众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你们还在进行活动，秘
密开展工作。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忽然提高了声音，犀利

而热烈的目光从袁文才、李筱甫的脸上扫过，“这里还有你们和井冈山上王佐两支强有力的农民武装，许多地方的武装都被迫缴了枪之后，你们这里还保存着100多枝枪，真是难能可贵呀！第四，井冈山的地势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第五，这里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物产丰富，周围的土豪为我们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人们为毛泽东的诙谐幽默发出了一阵轻松快慰的笑声。

贺子珍没有笑，她只是惊喜地大张着双眼，看着毛泽东，眼睛里流露出钦佩。她没有想到，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下之前，就已对这里的情况了然于胸，屈指道来，句句在理，丝丝入扣。她这个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都没有想得那么细，那么远，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且，毛泽东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一点都不标准的官话，让人听来既振奋又亲切，似乎有一股磁性，把人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了。

贺子珍看着毛泽东宽而高的额头、闪亮的眸子和右下颊那颗硕大的痣，几乎有点发痴了。这是她有生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如此睿智超群的人，他身上，究竟有一股什么样的神奇的力量呢？

八角楼下

山上乍暖乍寒的气候很容易使人患病，贺子珍得了疟疾，感觉到阵寒阵热，冷起来，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发抖；热起来，恨不得把整个身子泡到冷水里去。她不能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便住到了茅坪，刚好与袁文才家对面。

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很要好，袁文才不在家时，她常常愿意和谢梅香挤在一个大床上睡觉。天晴时，她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到门口的太阳底下，手上拿一本书，或者，帮谢梅香做点针线活。

不久，毛泽东也住进了袁文才家旁边的八角楼。他看见贺子珍经常坐在门口晒太阳，于是，工作之余，也过来搭搭话，了解一点情况。

他看到贺子珍有时冷得瑟瑟发抖，有时热得满脸通红，心里不禁替她难受。他关心地说：

“贺同志，最近发作得不像先前那么厉害了吧？唉，要是有几片奎宁就好了，可惜，我们弄不到西药哟。”

贺子珍忍着周身的难过劲，咝咝地吸着气，说：“捱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好在我年轻，没什么要紧。”

等这一阵摆子过去，贺子珍又如常人一般，脸色也恢复了正常。毛泽东见她恢复了常态，便扯起了别的话题：

“贺同志，听说你经历很不平凡，大家都说你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啊！”

见毛委员当面夸奖自己，贺子珍有点不好意思，她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杌子，说道：

“毛委员，您请坐哇。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工作，都是大家伙替我吹的。”

毛泽东就势坐了下来，脱下一只草鞋，把一根断了的鞋带接好，同时接过贺子珍的话说：

“唔，话可不能这样说。在永新，你们贺氏三兄妹是很有名气的哩。闹学潮、游行示威、演讲、散发传单，你不是都有份嘛。”

“比起毛委员来，我这算什么呀！”贺子珍不由涨红了脸。毛泽东似乎浑然不知，自顾自地“提问”：“你是1926年入党的吧？”“嗯。”

“是个老党员了嘛，不简单。年纪轻轻的就担任妇女部长和团县委书记，还敢拿起刀枪和敌人面对面地干，在永新城头上连着两枪撂倒两个敌军官……不简单，啧啧。”毛泽东两眼望着天边的晚霞，自言自语，娓娓道来。

一旁的贺子珍有点愕然：他怎么对我的情况如此熟悉？贺子珍脱口说道：“毛委员，你对我还是蛮了解呢。”

毛泽东猝不及防，觉得有点说漏了嘴，忙掩饰说：“是袁文才讲的。”随即一笑：

“我们干革命工作，要着重调查研究，对什么情况都要弄清楚，何况你还是井冈山上一员大将呢，怎么敢轻视？”

提到调查研究，毛泽东更来了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你可别小看调查研究这四个字，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呢，在哪个学堂里也学不到的。每到—一个地方，搞一点调查研究，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阶级状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人心的向背……等等。搞调查研究，调查的面要广，向各阶层各层次作广泛的调查，把得来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研究，这样得来的情况才会真实、可靠。调查研究搞得彻底，我们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仿佛又回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坛上，面对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听完毛泽东这一段长篇宏论，贺子珍叹服地点了点头，心中暗想，难怪他来到井冈山之前就已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都是他善于做调查研究的结果。这调查研究确实是一种很新鲜又很管用的工作方法呢。

毛泽东看看太阳已西沉下去，便站起来：“时候不早了，今晚还要开一个会，我先走一步，你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啊！”

“谢谢毛委员关心。”贺子珍也立起身。

毛泽东转过身，背着手，低着头沉思着，回八角楼去了。

再识巾幗

工农革命军的到来，给古老的井冈山地区带来一片沸腾景象，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逐渐建立起来，进行了土地革命。

倏忽几月过去，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茶陵，占宁冈，攻遂川，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了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井冈山红军力量的壮大，极大地震惊了敌人。5月，湘赣敌军联合“会剿”井冈山。

井冈山上一派紧张气氛，如此强大的敌人来进攻，这在井冈山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找到贺子珍，开门见山地说：

“贺子珍同志，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经过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时间，贺子珍的疟疾已经完全好了，站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英姿勃勃

的红军女战士。

“据我们目前得到的可靠情报，江西方面敌人杨如轩的二十七师4个团从永新方向进攻井冈山。考虑到你是永新人，情况比较熟悉，口音也不会出问题，军委决定派你带领10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并组织永新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贺子珍下意识地扶了扶腰上那枝王佐赠给她的小手枪，一字一句地说：

“请毛委员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毛泽东的目光在贺子珍脸上停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待贺子珍回视一眼，他又急忙地移开了视线。他来回地踱着步子，一手抱在胸前，一手按着宽宽的下巴。他还有点不放心：

“你们这次去永新，千万要小心。永新的敌人力量比较强，深入虎穴，要胆大心细，特别要依靠当地群众和党组织，这样你们就有了后盾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重重地握了握手，眼睛里流露出爱恋的神情：“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贺子珍没有再说什么，她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便转身带人去了。当天夜里，她与10名战士一起，化装潜回到了永新。

几天以后，贺子珍和几个战士来到离永新县城三四十里的一个大村子，很快与当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头，并搜集到了敌军在这一带的部署情报。

贺子珍如获至宝，取出身上的纸笔急速地抄写着。正在这时，放哨的战士冲了进来：

“外面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地主民团，他们直朝这里扑过来，可能是走漏了消息！”

贺子珍一把操起摊在桌上的材料塞进灶膛，看着这些材料化为灰烬，她果断地说：“转移！”

然而，来不及了，敌人已包围了这幢房子，几个战士端起枪边打边硬冲了出去，贺子珍按捺不住，也拔出手枪，要往外冲。

房东老表见事态不对，一步窜过来一把拽住了贺子珍的胳膊，低声喝道：“走不得了，快藏起来！”

老表把贺子珍拖进房间，拉到蚊帐后面，回身到锅底摸了一把，抹到他妻子的脸上，让她躺在床上装病，又抱起自己的小孩，在他屁股上拧了一下，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推到床边。

刚刚做完这一切，一伙团丁已乱叫着冲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翻箱倒柜，一个团丁用刺刀撩起蚊帐，捏着鼻子伸进头去看了一眼。老表的妻子“哼哼唧唧”如大病在身，床边那孩子也“哇哇”哭闹着。藏在蚊帐后面的贺子珍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正准备应战，另一个团丁在外面大呼：“快追，对面山上有枪声。”

那伙团丁又冲了出去，胡乱地放着枪，往山上跑。

进村的民团到处找不到红军战士的影子，恼羞成怒，放火烧山，折腾到傍晚，方才离去。

贺子珍从蚊帐后面走出来，拉着这对老表夫妇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抱起那个小男孩，使劲地亲着，喃喃地说：

“是你们一家子救了我的命呀！真不知要怎么感谢你们！”

老表有点不高兴地说：“姑娘，你怎么说这种感谢不感谢

的话呢？你们不顾自己的性命干革命，不就为的傀儡老百姓？这些傀儡都清楚。”

贺子珍放下这个话头，挂念着刚才开枪掩护自己的战友的安危：“不知那几个战士哪去了？”老表忙说：“他们分成两队，都往山上跑去了，一直没见下来，估计……”

贺子珍心知不妙，急急地冲出门：“我得找到他们。”“姑娘，我同你一起去。”老表也匆匆跟了出去。

直到第二天，方才找到他们。然而，两位战士已在大火中光荣牺牲，贺子珍领着剩下的战士继续开展未完的工作。

回到井冈山，贺子珍找到毛泽东，汇报了在永新的工作。

贺子珍去永新后，毛泽东一直悬着一颗心，这时见她安然归来，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由得喜出望外，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贺子珍同志，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娃，一个小姐，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听了毛泽东这发自内心的赞誉之词，贺子珍羞涩地低下头。但一想到惨死在烈火中的两位战友，她的心情又沉重起来，神情黯然地说：

“我没完成好任务，牺牲了两位战友，这是我工作的失职，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战争年代，流血牺牲是难免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说着，毛泽东的脸色也显得凝重起来。此时，一桩桩往事，一串串的思念，已如潮水般涌入他

的脑际……，装束和审时，陈独秀武斗路，和史书对开向湖
屈指算来，那是九个月以前的事了。去年他从武汉参加
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受党中央之命，于8月12日由
汉口到达长沙，与当时代理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会面并传
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后，次日就到爱妻杨开慧家所在地的板仓
去调查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意见了。在板仓的日子里，他
同开慧朝夕相处，一起去走家串户，一同开农民代表的调查
会，其间，他从调查材料中，整理出中国革命的“土地纲
领”。在板仓工作十余天后，他夫妇俩于8月18日又返回到
长沙。接着，他便参加省委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其间的一天，
开慧的表弟向均和陈新宪一起来到杨开慧的住所，向均托杨
开慧带点东西回老家送给家人。因这些天正值长沙的反动巡
捕搜查厉害，正好这一天他和毛福轩为躲敌人耳目，俩人化
装成国民党的军官走进屋来，向均脱口喊了一句“表姐夫”！
这时，他已知道中央和省委将要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特地
向开慧、向均交待说：“我们又该要分开了，开慧在这里没住几
天，又要回去啦！你也该回去看看啊，我这次去板仓才几天，
马上又要赴前线，没有时间呆下去了。”
到了8月30日，省委常委再次开会，最后决定发动湘东
赣西秋收暴动，并决定毛泽东担任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
兼农军师长，立即着手组织起义！决定易礼容担任地方党部
的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发动地方农民配合起义部队
进攻长沙。就这样，他和爱妻杨开慧在长沙城匆匆而别了！他
离开长沙时，还特别约定，要易礼容随时将开慧母子的情况
转到前线告诉他。可是，9月9日他在江西铜鼓首先发动起义后，几个团分

路向长沙进攻时，战斗先后失利，他审时度势，毅然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引兵上了井冈山。在进山途中和到达井冈山后，他一直惦记着开慧，先后派何长工等人去长沙，向省委汇报军情、请示工作的同时，并打听开慧的下落。可是，到1928年1月何长工返回井冈山时，却没带回有关杨开慧丝毫音信，得到的消息是：长沙城内城外已四处戒严，连省委机关几经周折才好不容易找到。这时的毛泽东，心情特别沉重，也特别思念着开慧……

直到1928年2月，他在宁冈的茅坪突然接到了易礼容从萍乡送来的一封信，这可叫他喜出望外了！没想到他离开长沙，离开开慧整整6个月之后，在他和中央、省委失去一切联系的情况下，第一个给他来信的竟真的就是易礼容，这真是空谷足音啊！他巴不得立刻知道爱妻杨开慧的下落。当他拆信一看，易礼容告诉他的是反动派如何在湖南全境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长沙城里城外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血雨腥风了，连省委机关也险遭破坏，不得已迁出长沙，已搬到萍乡来办公了，至于杨开慧的情况，易礼容在信中却只字未提，他越看信，越是心碎，想必她已是凶多吉少了……

此后，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山，4月湖南省委地下交通员邓贞谦来到井冈山，5月省委代表杜修经也到了井冈山……毛泽东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的消息是：有说杨开慧去向不明的、有说她已被捕入狱的、还有说她已蒙难壮烈牺牲的……尽管说法不一，离开她9个月来，却没有一丁点儿关于她平安无事的音信，在那险恶的环境中，杨开慧落入魔掌是极有可能的事，他是最了解战友、爱妻开慧的，像开慧这位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矢志不移、对敌人疾恶如仇的